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写实兼写意——论温任平《戴着帽子  
思想》的诗歌创作

**Realism and Impressionism: A Study on Poetry Writing in Woon  
Swee Tin's *Dai Zhe Mao Zi Si Xiang***

蔡嘉薇

CHAI JIA WEI

17ALB0150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 目次

宣誓 .....	i
摘要 .....	ii
致谢 .....	iii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	4
第四节 研究价值 .....	7
第二章 写实兼写意 .....	9
第一节 政治的刻画 .....	10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素描 .....	13
第三节 都市空间的建构 .....	16
第三章 写意兼写实 .....	19
第一节 与古人畅谈 .....	19
第二节 对时光的了悟与感叹 .....	23
第四章 结语 .....	28
参考文献 .....	30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蔡嘉薇 CHAI JIA WEI

学号：17ALB01504

日期：2020年4月20日

论文题目：写实兼写意——论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的诗歌创作

学生姓名：蔡嘉薇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温任平作为现代主义诗歌大本营的天狼星诗社领导人，为推动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同时，他亦兼任作者的身份创作不少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散文、评论等等。由于当前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大致上倾向美学层面，因此本文运用“写实兼写意”理论方式着重探讨温任平的诗集《戴着帽子思想》，此诗集收录他1980年至2002年间的创作，并借此发掘其诗歌创作中的其他可能性。全文以诗人的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理两大方面进行论述，外在世界指的是诗人周遭的环境，即政治、日常生活以及都市描写，倾向写实层面，故归类于写实兼写意。内在心理是诗人主观思想情感的宣泄，即寄情于与古人对谈的想象以及自身对岁月的了悟，属于写意层面，故归类于写意兼写实。通过写实兼写意、写意兼写实的分类，已具体地呈现出温任平诗歌的多样性，展现他身为作家力求突破与超越自我的精神。

**【关键词】** 温任平、写实、写意、诗

## 致谢

不知不觉即将完成三年的大学生活。若人生是一场大富翁，我也即将要解锁新的成就并开启新的地图。回首三年前，自己是个新来乍到的萌新玩家，最先完成结识好友的成就，之后是每日上课的日常任务以及难易参半的报告呈现副本。尤其是第一次的副本让我记忆犹深。从独中直接升上大学的坏处在于面对如何写报告和克服呈现恐惧。我一直都认为，当时新手的我，拿到了地狱级的副本，也让我出了一次丑。如今，我不得不承认，那一次的磨难造就了现在的我。虽然不是最好，却也一直在努力进步着。

至于从大学生涯里收获了什么，因人而异。我想我最大的收获是心性的考验。好几次面对困难想要放弃，内心有把声音不断地鼓励自己，“无论再怎么辛苦。磨难总有过去的一天，加油”。甚至是在写这份论文时，一味的追求完美与赞誉，无形中给自己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很感谢树枝老师的一句话让我从追求完美论文中得到解放，他说“不要想着写绝世论文”。同时我也明白，有太大的野心，没有同等的能力，会让自己过得非常累。

不仅如此，选一位从未接触与相处过的指导老师，也是一种挑战。这段期间担心最多的大概就是，会不会被骂，会不会让老师觉得失望。当时丽丽老师说，论文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辜负自己就好了。感谢老师的开导以及放养式的佛系管教，从未骂人且非常有耐心地引导我去寻找答案。也感谢朋友们接收我的负能量。

最后，这个论文副本即将结束，过程已让我获益良多，最后的硕果我希望自己能以平常心看待。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著名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马华新文学的滥觞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这也为马华文坛开启新诗的篇章。尽管当时的诗尚在启蒙阶段，句法粗糙，但内容无不是对现实的反映和批判，是属于现实主义诗歌。直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兴盛，马来西亚继而受到此潮流影响，涌现一批现代主义诗人，包括温任平。

温任平（1944-），本名温瑞庭，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是马华诗人，亦是评论家。目前出版诗集有《无弦琴》（1970）、《流放是一种伤》（1978）、《众生的神》（1979）、《扇形地带：Kawasan Berbentuk Kipas（双语诗选）》（2000）、《戴着帽子思想》（2007）、《倾斜：温任平诗集》（2018）、《教授等雨停：Profesor Menunggu Hujan Berhenti》（2018）。其诗歌除了收入在集子里，也有一部分仅发表于报章上。“一些发表于报章的作品，收录到集子里没什么意思。<sup>1</sup>”或许是写得不满意、又或许不符合集子的主题而不将“一些发表于报章的作品”收录。李瑞腾在替温任平写序时也注意到这一点，“而 1980、90 年代的二十六首诗作中，有七首不收入即将出版的诗集《戴着帽子思想》，皆值得观察。<sup>2</sup>”然而，发表于报章的诗歌若未获得保存，或许对未来的研究造成一定困难，研究者仅针对集本分析论述也将是不全面的。

<sup>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页 172。

<sup>2</sup> 李瑞腾，〈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温任平著，《戴着帽子思想》，页 9。

谈起温任平，大多数人会联想起天狼星诗社，这个曾在 1970、80 年代聚集无数现代主义诗歌热爱者的乌托邦。但天狼星诗社并非无端兴起，其前身是 1967 年成立的绿洲社。温任平将自身所学的西方现代理论与陌生诗学传授温瑞安，后者再将这些理论知识扩散于朋友同学之间，形成连锁反应，促成绿洲社的成立。天狼星诗社实际上是不同州属的绿洲社社员各自成立以“绿”开首的组织，进而结合形成天狼星诗社。出任社长一职的温任平依然担任传授现代诗学理论的角色，社员里有各地的文友，也有他在学校教书时挖掘的新晋后辈。由于温任平的诗学理论继承自台湾余光中、杨牧等人，尤其余光中对温任平影响更胜，故黄锦树称余光中是温任平以及天狼星诗社社员的共同精神导师。此外，他们视“现实主义”为落伍、保守的象征，是被唾弃的对象。基于现代诗与现实诗的理念不同，双方间的笔战颇多。而温任平每次都积极为现代诗护航，如同余光中在台湾维护现代主义，温任平因此被称为“本地的余光中”<sup>3</sup>。

温任平在推展马华现代主义的贡献不仅如此，由他主编的《大马诗选》是现代主义诗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当时的他仅仅想要出版一部现代诗集，证明现代诗的成果与实力，殊不知那是无意识中在为马华现代诗建构典律。无论温在马华现代文学推展的活动上，或在建构马华现代文学典律的征途中、又抑或尝试实践马华现代文学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众多马华文学评论者总是将余光中与温任平二人相联系起来<sup>4</sup>。不仅将他与余光中相提并论，亦将他与天狼星诗社联系起来。

温任平从事文学事业，至今已超过 40 年，其对文学的热爱程度大家有目共睹。但学界现有研究论述大多将目光集中于其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而忽

---

<sup>3</sup> 谢川成，《现代诗心情》（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00），页 124。

<sup>4</sup> 李树枝，〈从中国的余光中到马来西亚“本地的余光中”——余光中的文学观点与评论对温任平之影响研究〉，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八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页 207。

略温任平身为诗人的身份。这正是我将温任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并希望以此能够为温任平研究增添一些色彩。

##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此论文以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为研究文本，因其中收录近 20 年的作品，即 1980 至 2002 年，故此诗集可以让读者从宏观的角度看到更全面的温任平。《无弦琴》虽为温任平第一部诗集，但此诗集内容大多直白明了，缺乏诗意，尚处在实验摸索的生涩阶段，可视为是温任平的诗歌习作。对此温任平也有所自觉：“早期诗作受到何其芳及香港诗人力匡的影响，诗节整齐，重押韵，今日看来，大概只有纪念的价值。<sup>5</sup>”至于《戴着帽子思想》之前的其余诗集，因出版年份相近，或是有重复收录旧作，故不选择。因此，《戴着帽子思想》成为我最佳的研究选择。

本文主要以“写实兼写意”概念作为研究方法，对诗歌进行分析论述。“写实兼写意”这一术语最早由陈鹏翔于 1989 年在《写实兼写意——马新留台华文作家初论》中提出。他引用蔡源煌的原文表示写实与写意能够并立于文本中，并且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后再引姚拓、马仑和李锦宗的《变革与发展——马来西亚区编选前言》指出马来西亚文坛在 1970 年代中叶开始出现融合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继陈鹏翔之后，张光达也运用写实兼写意分析艾文 1980 年代的诗歌。

在分析温任平诗歌的过程中，我主要将诗歌分成写实兼写意、写意兼写实。所谓的写实，指的是作者创作的题材以现实为主；写意则包含作者的想象、技巧

---

<sup>5</sup> 李瑞腾，〈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页 7。



手法运用，体现个人主观思想。陈鹏翔认为写意是广义性的，包含传达概念、意念、思想和旨趣、兴味和象征<sup>6</sup>；张光达则指出写意是诗人观察省思的内心感受和心头块垒<sup>7</sup>。他们二人对写实的解释几乎相同，却在写意方面有些含糊不清。因此，我尝试将他们的写意概念整合，所谓的写意即是诗歌中运用的技巧手法，体现作者个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并且使诗歌达到美学效果。因此，写实兼写意、写意兼写实二者间的概念并无不同，差异之处在于前者着重现实反映，后者着重审美效果。

在第二章“写实兼写意”的部分，我将以政治、日常生活和都市面貌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同时，这三者都呈现出作者的周遭生活环境，题材真实，因而写实占较多的比例。在第三章“写意兼写实”侧重写意成分，分为两小节，第一小节论述温与古人辩论的想象；第二小节以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为主。换句话说，这两个章节的出发点以外在环境与内在思想的方式分配。

###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温任平在马华文坛中的地位，不止因他成立天狼星诗社，也因他对马华现代诗的护航、出版第一部现代诗歌总集，栽培多位诗坛新秀，对马华现代诗中担任着推动者的角色。但引起人们对他关注的不是著作，而是身份。因此，学界中对温任平个人著作的研究寥寥无几，反而集中焦点于天狼星诗社或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论述。以下我将列举与温任平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们分类归纳成三类，即作家个人、社团视角以及马华文学史。

---

<sup>6</sup> 陈鹏翔，〈写实兼写意——马新留台华文作家初论〉，《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陈鹏翔》（桃源：元智大学中文系，2019），页 139。

<sup>7</sup>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9），页 204。

在温任平个人著作专论方面，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可谓之集大成者。书中收集谢川成这些年来对温任平的所有研究，包括诗歌、散文、序文和对温任平的综合评论。他在〈现代屈原的悲剧——论温任平诗中的航行意象与流放意识〉一文中指出“屈原情意结”是探讨温任平思想的重要途径。而温任平在《流放是一种伤》后记中坦诚这种“屈原意情结”是在创作〈水乡之外〉萌芽的。在〈论温任平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中，谢川成更是大胆的提出“温任平是马华现代诗的祭酒”，将温任平的地位提升至和余光中同等。此外，谢川成〈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和朱崇科〈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前者探讨诗中的中国符码意象，后者将作品中存有的本土性进行分类加以论述。谢川成顺着“屈原意情结”的脉络，探讨诗中的中国性而忽略本土性的存在；朱崇科正是将其所忽略的加以研究论述，从而指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是错综复杂，相互纠缠的。此外，李树枝《由岛至岛：余光中对马华作家的影响研究》其中两个小节指出温任平在文学评论受到余光中“狭义”和“广义”的现代主义影响，而现代诗创作中的屈原意象更是承袭自余光中的屈原歌者流放意象。

天狼星诗社在马华文坛中是重要的一环，少了它，马华文坛将会暮气沉沉。身为诗社领导人、诗人、评论者等多重身份的温任平，自身就已发表多篇与天狼星诗社相关的论文，亲手揭开这神话王国的神秘面纱。主要有〈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从北进想像到退而结网：天狼星诗社的野史稗官〉、〈天狼星诗社：“神话王国模式”的兴衰〉、〈1980年代的文学扎根工程——天狼星诗社的角色扮演〉、〈1970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从《文学七环》谈起〉。内容不仅有天狼星诗社史，也有温任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了解温任平不可不读的重要

文献。也因如此，天狼星诗社成为温任平的标签，学界习惯将他们并提。如李树枝〈“天狼星”——科幻吗？以《天狼星科幻诗选》中周伟祺、陈浩源以及温任平之诗为讨论对象〉、林淑贞〈仰看天狼星的视角：游走在纠葛、焦虑与薪传之间的诗社〉。

由于温任平在马华文坛中积极倡导现代主义，故谈起马来西亚的现代主义史时，必须承认温任平是位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他曾撰写多篇论文为现代主义诗定位，提出改革新颖的创作方式如〈论诗的音乐性及其局限〉、〈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等。黄锦树在〈鼎之余温——温任平兄弟与马华文学史〉中将他们所做的贡献归纳为三点。此外，还有黄琦旺〈现代以后——在后殖民语境中寻索马华现代诗〉、张光达〈天狼星诗社与 70 年代现代诗学〉、曾维龙〈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1970 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其中张光达将温任平所承袭的台湾现代诗论、书写中国性的现代主义视为定义不明的现代主义，指出这个现代主义违反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原则，而可将此现代主义视为改写的现代主义、翻译的现代主义<sup>8</sup>。

谈起天狼星诗社便会想起其领导者；谈起温任平便会想起其对马华现代主义的推导。温任平、天狼星诗社和现代主义三者间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身为温任平学生之一的谢川成，为温任平研究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更可作为学界的参考之用。然而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温任平作品的辩证，使得其笔下的温任平过于完美化。不仅如此，学界中也有学者喜爱将温任平与余光中并提，而余光中对于温任平的影响不仅是思潮上，也在创作上。从社团角度而言，温任平本身就著有多篇论述，写出诗社

---

<sup>8</sup> 张光达，〈天狼星诗社与 70 年代现代诗学〉，《2015 年马华文学研究和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天狼星诗社与现代主义》，未出版论文集，页 59。

与他的不解之缘。在马华文学史方面，学者们的论述都一致承认温任平为马华现代主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虽纵观所有与温任平相关的研究论述，成果颇丰富。但笔者之所以认为研究温任平诗歌的论述较少，原因在于，一、多数论文只以小篇幅讨论其诗歌，而不是全篇以他作为主角；二、单篇论文的研究视角单一，仅以美学角度探讨。李瑞腾曾说，对温任平来说，阅读与思考是他生活里的要事，马来西亚文化界都知道温任平的文化关怀非常强烈<sup>9</sup>。基于此，我认为写实与写意可作为探讨温任平诗歌的一个全新视角，不仅从现实层面出发，也兼顾美学方面的效果，达到外在与内在都能兼顾的充分论述。

#### 第四节 研究价值

温任平在马华文坛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诗人、评论家、现代主义推动者，然其备受瞩目的大多是后二者。讨论马华现代诗史必然不能越过他，而他至今依然活跃于报章撰写文化评论和发表诗歌。目前在温任平诗歌研究上已有的视角较单一，最新的研究乃朱崇科于 2018 年发表的〈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而谢川成对其诗作中的屈原情结和中国性的探索也可谓是非常细致。然而，笔者认为温任平诗中的社会写实、生活写实等创作已经有倾向写实结合现代主义的姿态。因此抛开纯美学的研究，尝试以写实兼写意这种两者并立于诗歌中的方式去剖析论述。

探讨温任平诗歌中的外在写实与内在写意或许能为温任平研究带来不同的解读方式。同时唤起大家对文本中“写实兼写意”的关注，继而尝试以此方式专

<sup>9</sup> 李瑞腾，〈因情立体，即体成势〉，页 26。

研其他文本，扩充“写实兼写意”的相关研究并且对术语概念有更深一层的诠释。

最后，亦期望借此论文可以丰富温任平的诗歌研究以及启发大家新的研究方向。

## 第二章 写实兼写意

写实兼写意，顾名思义是指作者在创作中融入现实层面与审美层面，使作品不仅具有时代感也具有艺术感。在温任平的创作观中，写实可分成两个方面：外在与内在，前者宛如现实主义作家只着重当前现象的陈述，诗歌难免肤浅；后者则是温所倡导的、现代主义着重的内在写实，建立在现实陈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掘生命真相与本质，这才是真正的写实<sup>10</sup>。换言之，温认为外在环境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反应是写实的一部分，若除去这一部分就如同作家只描述社会的黑暗面，忽略了光明面一样，这不全面的描述可称为社会全貌吗？

张光达在分析艾文诗歌时已指出，在 1980 年代，大多数诗人开始以写实兼写意的表现手法呈现那时期的政治诗<sup>11</sup>。基本上，张光达与陈鹏翔对于写实兼写意的概念是相同的，写实即诗歌的题材以现实为主，写意是将主旨、对现实的看法表达出来。我认同上述界定，但写意方面除了表达思想主旨，应当包括作者运用的修辞、意象、想象等写作手法，即以作者的主观为中心。以下将探讨温《戴着帽子思想》中以写实为主，写意为辅的诗歌，由于写实作为主导，较明显写实元素的诗成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后再从中考虑是否具有写意部分。

---

<sup>10</sup> 温任平，〈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天狼星诗选》（一九七九年出版）序文〉，《众星喧哗——天狼星诗作精选》（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4），页 314-315。

<sup>11</sup>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页 204。

## 第一节 政治的刻画

政治是管理众人事务的行业，涉及人与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sup>12</sup>。它通过拟定宪法、政策、制度等方法起到管理限制作用，而往往正是这些方法引起人们的不满与愤怒。政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事物，亦是作家创作中常见的元素。

温任平对政治曾有过这样的幻想“我想象过自己是雄辩的政治家/也想象过自己的歌声嘹亮绕梁三日/更想象过自己是冲锋陷阵的第一声炮响<sup>13</sup>”，“雄辩的政治家、歌声嘹亮、冲锋陷阵的第一炮响”皆是对一个政治家高标准的要求。然而现实总与理想相违背，大多数政治家宛如爆仗，只要受到他人的激怒，便会“霹雳一串响/耗尽所有的元气<sup>14</sup>”去与人争辩，暗示一些政治家冲动易怒的性格。此外，“抗议、诉求、投票、政客”等字皆富有政治色彩，常出现在温描写政治的诗中。〈学校〉一诗主要刻画大选当天的投票活动，“学校、课室、投票、表格”皆是对投票过程的写实描写。虽以大选投票为内容，但学校中原有的教师、学生、家长没有被温抛弃，反而成为诗中的主体。教师比喻政府官员，负责检视这“最民主的方式<sup>15</sup>”；家长象征选民，是国家选举中关键的一员。学童，象征着不谙政事的国家幼苗，对于当前种种混乱严肃的局面有所不知，他们在乎的只有“黑板上的深字新词<sup>16</sup>”。学校对于未成年的学童而言，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但对已成年的国州议员、教师、家长、教育部长而言，学校却有了新一层的意义，即

---

<sup>12</sup> 曾维龙，〈第七讲：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收录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105。

<sup>1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82。

<sup>1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82。

<sup>1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108。

<sup>1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108。

政治的“厮杀”地点。相较于〈大选写真〉的完全写实，温任平在此处虽加入借代修辞手法，使诗看起来合理却又不合理，但写意的处理仍是不强烈，甚至易让人忽略。

“我个人甚少热题热写，我不想这些评论随着事件的过去成了朝尸烂报<sup>17</sup>”，是温任平写专栏评论的态度，我们亦可看作是他的创作态度。大多数的政治事件，温任平都在事发多年后才以题作诗，而这些诗作大多写得冷静理智。〈花生米〉的描述更是带有戏谑手法，讽刺意味浓厚：“决定收回/所有的诉求/字斟句酌/粒粒像爆炒过的/花生米，香脆可口/玩灯谜游戏时/不妨用来送酒<sup>18</sup>”。“花生米”是诉求的转喻，温将仔细思量、精心设计的诉求内容转变成微不足道的花生米，甚至成为佳节送酒的附赠品，显示他对诉求的满满讽刺。温在附记中说明这首诗写的是时逢马来西亚 1999 年大选，全国华团于 8 月 16 日针对工商文教各领域提出诉求文告，有关当局认为可考虑接受，但国阵重新执政后翻脸不认账，怒斥诉求的内容极端<sup>19</sup>。华团“字斟句酌”的诉求最终成为政府眼里“内容极端”的可笑要求，“玩灯谜游戏时/不妨用来送酒<sup>20</sup>”成为全诗具写意性的收尾。其中包涵作者讽刺政府、对政府的失望心声，以及暗示华团的白费力气。然而，纵观全书 100 首诗中，诗末附记的诗仅三首，除了刚提到的〈花生米〉，另有讲述阿富汗内战之悲剧的〈雪与血〉以及描述马来西亚 513 种族冲突事件的〈电话录音〉。这些诗歌内描述的事件同样是在事发多年后才被温以题入诗，并附记说明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

---

<sup>17</sup>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自序）》（吉隆坡：大将出版社，1999），页 7。

<sup>1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07。

<sup>1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07。

<sup>20</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07。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513 事件虽主要牵涉华、巫族群，但政府在事后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却对华族造成至今仍无法消除的多方面影响，包括经济、教育等。温称这起事件是马来西亚政治的分水岭，政策的实施使国内华人的处境愈趋艰难<sup>21</sup>。尤其是在教育上实行“固打制”，即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在新生录取上采取土著优先方式，这使得即便考获十个 A 优异成绩，也只能“口里含着一把盐<sup>22</sup>”。盐与泪水一样具有咸味，是伤心的隐喻，而“口里含着一把盐<sup>23</sup>”表示在已成定局的制度面前，所有的伤心只能自己默默体会，华裔后代最终成为政治下的受害者。温亦将两大种族间的冲突比喻为高压电缆，<高压电缆断了>即是暗指种族冲突的爆发。诗中提及当时暴动地点附近的“巴生河”，“纷乱不齐的带血鞋印”暗示伤亡与混乱。当具高强度电力的电缆断裂后，其所造成的杀伤力极大，故“每个人都被烫伤<sup>24</sup>”，“烫伤”是受伤的虚笔，指涉肉体创伤和记忆创伤，而记忆与影响如同伤好后的疤痕，难以磨灭。

除了对身处的马来西亚政治有所感触之外，温亦对文化的母国——中国的政治有所关注。如<半个天空>极大可能是对发生于 1979 年的天安门事件的嘲讽。首先以在场者的听觉与视觉感受去刻画案发时的惨况。枪响、空荡荡广场、重型军车、救护车、店铺焚烧皆指向当时混乱紧张的局势。温重复着“孩子唱着国歌、党歌、校歌<sup>25</sup>”，以加强表示中国人民自小受到的教育熏陶，即培养爱国、爱党、爱校的观念，同时人们亦对这样的教育灌输毫无异议。诗末以“最难堪<sup>26</sup>”的个人感受作为收尾，暗指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态度的不认同以及对这段灾难历史的难

---

<sup>2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8。

<sup>22</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2。

<sup>2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2。

<sup>2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9。

<sup>2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6。

<sup>2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6。

以忍受。“何必检阅历史/与陌生的字词遭遇<sup>27</sup>”中的“何必”本指没必要，然温在此以反讽手法，讽刺有关政府对这段历史的遮掩处理。同时，亦讽刺着在不断宣扬爱国爱党的教育灌输下，人民对于这段历史的“沉默”，甚至选择性遗忘。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素描

日常生活是最贴近作者的写实，是人们每日不可或缺或无可回避的活动，也是作者吸收经验与写作题材的资源。即使作者创作中的生活事件并非完全真实，却也无可否认这是他人生的某个经验之改写。像是温任平与同伴到电影院购买戏票的情景亦能使他从中获取创作灵感，产生联想促成一首诗的诞生。从观察电影院的热闹场景“人龙越排越长，越排越喧嚷<sup>28</sup>”进而联想起自己到访越南难民营“你推我挤抢面包的情状<sup>29</sup>”的相关经验，有感自己只有“抢的权利<sup>30</sup>”。温任平实验式的将电影技巧运用于诗中，以慢镜头转景的方式在当前一记忆一当前二个时空间转换，同时配合散文式写法，使读者在随着他转换场景时没有任何被切断之感。他将排队买票的人们比喻成难民，入门票比喻为面包，暗示着自己当前排队买票的举动犹如难民抢面包的场景，与难民的遭遇如此类似，怎么能够有“哭的权利”呢？这首〈入门券〉中，作者所谓的入门票不仅是表面所指的电影票，亦是指人生的某个方向或挫折，只有努力跨越才有资格观赏（回忆）。作者对此在诗中结尾给予读者们提示“戏院上面矗着彩灯围饰着的巨型 poster：《汪洋中

---

<sup>2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6。

<sup>2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3。

<sup>2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3。

<sup>30</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3。

的一条船》<sup>31</sup>”，电影内容大意是说不健全的男主角如何凭着自己的努力扭转命运。“抢的权利”正是温任平这首诗的主旨，亦是写意的部分，并非指争夺、抢取，而是指努力，想要获得那张“入门券”只有努力才是正道的积极思想。

争夺一词也出现在学问篇中之二的〈人类学〉，以对未来的想象结合人类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争夺”在此并非如“抢的权利”具有的积极与正面的含义；相反的，作者藉由争夺挖掘人们内在心理的阴暗面。“所谓古老的文明，是争夺/连年战役与/沉船的宝藏<sup>32</sup>”讽刺着人类引以自豪的文明，不过是以自身利益为重的自私人性——争夺领地造成的连年战役，争夺宝藏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温任平上述两首诗作作于 1980 年代，而这一时期，是张光达所说的马华现代诗人的转型时期，即现代诗与写实诗的渗透汇流<sup>33</sup>。但温任平这时期的诗歌常将写实层面运用文字符号替代，学问篇之〈文学〉是最佳的例子，运用多种元素组合成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写照。以英国妇女、马来小孩、雪兰莪锡器象征马来西亚独立前的历史，再从中国视角指出马来半岛的方位“南方的热带山水与情绪<sup>34</sup>”。身为华族的诗人欲为南方的风景创作，却奈何身处马来西亚的教育环境以致意象无法单一明确。这是温任平对马来西亚美好生活风貌的描述，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对当下华社的文化生存与母语教育的焦虑。马来西亚无论是在英殖民时期还是独立后，官方承认的语言皆是英语或马来语，而华语与淡米尔语被列为非官方语言，不受重视。倘若华族母语教育消失，华人今后将因“苦于浸濡于蟹行文字过久”从而对自身“不中不马不西”<sup>35</sup>的身份认同产生混乱。甚至因为华语受打压的情况，作者内心的苦闷焦虑只能透过酒来抒发。捍卫母语固然重要，但面对马来西

---

<sup>3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3。

<sup>32</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2。

<sup>33</sup>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页 27。

<sup>3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sup>3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亚的现实环境，不得不接受马来语，作者清楚知道这一点，因此不得已借助喝醉幻想表示接受，佯装解构自己的想象。如此矛盾的语境犹如作者内心与外在环境的矛盾。

以上皆是温任平辍笔前的日常诗作，写法含蓄，古典意象的运用较多，甚至是与古人隔空对话的实验手法。重拾文笔，重归文坛后，他以日常经验切身创作的诗歌更为明朗化，所表达的思想更多是对人性批判，这或许是撰写专栏的影响所致。1997年恢复创作后，温任平诗中出现更多的日常事件与地点，像是咖啡店、理发店、火锅店、市集等地方的各种趣事的观察。在〈某个不能预测的下午〉里，温任平通过日常到咖啡店用下午茶的习惯，碰上天有不测风云，以致最终竟想不起车子泊在哪里的荒诞经过。热带雨林是马来西亚的标志，常年的阳光普照致使人们不习惯带伞出门，所以见到这么一副戏剧性的景象：“雨还未下/人们纷纷推开桌面的/西茶，扑向各自的/交通工具<sup>36</sup>”或者是“一阵骤雨打下来/不惯持伞的人们/四散奔走……<sup>37</sup>”。最后“我也跟着大伙跑/慌乱间，竟想不起自己的车子/泊在哪里<sup>38</sup>”，温的言外之意在于批判人们在事发时盲目跟从以致迷失方向。尤其是当人们有了这样的习惯，就会如同洗衣机里的衣物“跟着前面的衣裤在绕圈”，过着“搅动不止的日子”<sup>39</sup>。

---

<sup>3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92。

<sup>3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8。

<sup>3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92。

<sup>3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50。

### 第三节 都市空间的建构

都市作为与乡村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繁华象征，也是经济消费、电子科技、高楼耸立的汇集之地。都市的空间特征基本上可分成四大类，即居住空间、工作空间、休闲/消费空间以及将它们连贯起来的街道空间<sup>40</sup>。这些空间的意义与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人的存在赋予空间意义，如人称之为家的地方就是居住空间。前三个较封闭空间有使人滞留的功能，而街道空间所趋向的是一个开放式流动的空间。但陈大为已指出“街道的功能和意义不仅限于‘流动’或是‘经过的地方’，它还包含‘停留’和‘事物存在与发生的地方’的意义。”<sup>41</sup>换句话说，街道空间除了是指称交通工具行驶的道路外，也是一个具有停留意义的空间，如车站。陈大为“暂定”的都市诗范畴，即是主要探讨/反映都市现象与本质，或以都市空间为主要舞台/媒介的诗作<sup>42</sup>。以下将以其归纳的范畴为依据，申论温任平的都市诗如何与写实兼写意结合。

全书中写得最早的都市诗作是〈茨厂街〉。茨厂街作为吉隆坡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并因曾是吉隆坡最繁华热闹街道，使它常成为诗人诗作的题材。虽以茨厂街为题的创作已了无新意，但其保有文化内涵是作者们摆脱不了的创作因素。“在茨厂街/在众多的饭店、水果摊、零食档前<sup>43</sup>”，“众多”已道出茨厂街琳琅满目的消费空间，尤其饭店指向旅店，暗示茨厂街已经趋向成为观光景点。其后“汹涌人潮”与“众多”相呼应，指出茨厂街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这些都是作者对

<sup>40</sup> 黄丽丽、骆世俊，〈第十一讲：空间诗学——地方（志）书写与都市文学〉，收录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206。

<sup>41</sup> 陈大为，《亚细亚的象形诗维》（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页120。

<sup>42</sup> 陈大为，《亚洲阅读：都市文学与文化（1950-2004）》（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4），页68。

<sup>4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66。

现实情景的反映，即是诗中写实的部分。温任平将其心意借托在“那双刚髹上红漆/便遗失在汹涌人潮中的/木屐<sup>44</sup>”上，木屐在此象征文化传统，表示他对茨厂街成为观光景点后造成的文化消失的忧虑。而茨厂街的文化传统经过岁月洗礼，十年后转变成传说中的“宝藏”再次出现在温的诗〈佝偻〉中。宝藏有财富之意，是难能可贵的物体；“寻找宝藏<sup>45</sup>”暗示宝藏曾经存在过，如今已消失，而“他”不得不去寻找。两首诗的描述变化在于茨厂街写景被 Metro Jaya 取代了，消费文化已更倾向都市化的商场，并透过橱窗模特的展示吸引大众的消费。诗末“一个愈来愈佝偻的身影<sup>46</sup>”，“愈来愈佝偻”指“他”逐渐衰老的身体，与都市光鲜快速的特征是背道而驰的。温以此悲凉的背影结尾，不仅是对与都市格格不入的悲哀，更大的喻义在于文化传统的“宝藏”在都市化中消失，年轻辈也失去对“宝藏”的兴趣，只有老辈重视“宝藏”的追寻。

温任平对于都市的批判表现在他欲逃离这些都市空间上。〈远离累极困顿的城〉、〈星期五市集〉以及〈诀别〉中都同样的诗眼：离（远离、离开）。〈远离累极困顿的城〉描述在车站月台购票的尴尬事件以及在车厢中的场景。“……少女陌生不屑的眼神，那一刻多希望自己是一只纸鸢……<sup>47</sup>”指出都市人的敏感不友善，表现自身处在都市中的不自在。他以“木偶”、“郁苦无奈”表示都市人的精神面貌。温以个人的内在感受以及他人的外在表现呈现出人们生活在忙碌进步的都市下，已趋向麻木、疲惫的现象。〈星期五市集〉描述消费空间——市集的各种面貌：“各类食物底气味”、“不同肤色的人群”、“骤雨倾盆”<sup>48</sup>的结果。温不

---

<sup>4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6。

<sup>4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35。

<sup>4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35。

<sup>4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6。

<sup>4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7。

仅透过“墟”与“是非之地”对都市的消费空间做出抽象式批判。他还以“生锈”、“变质”、“踩伤”等贬义词汇暗示都市华丽外表下的不堪一击和腐坏内在。

在〈诀别〉中温任平主要以个人感官带出富都车站里的糟糕恶劣的氛围。嗅觉表现在“潮湿窒闷”、“不同牌子的香烟”；视觉是“地面积水”、“看腕表”、“烟霏轻慢地扩散”；“不同背景的语言”、“高声的抱怨”、“微弱的呻吟”以及“自己的声音”<sup>49</sup>皆是作者的听觉体验。感官体验与都市描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亦以多种视觉、嗅觉感官呈现出台北的都市特征。此外，温在三篇中都使用贬义词描述都市的某个场所，其目的全指向对都市的省思与批判。“我一定要离开这地方<sup>50</sup>”与前两首的“远离”、“离开”皆是温对都市化的抗拒的直接表达。

---

<sup>4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8。

<sup>50</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8。

### 第三章 写意兼写实

上一章已讨论具有写实兼写意的诗歌，这一章接着要处理的是温任平诗中的写意兼写实。前文已提到写实兼写意是指向现实与美学的融合，并以现实为主导；反观写意兼写实，则是以美学为主导，诗歌的内容主要是作者的个人主观，凸显心理状态。同时，更多的运用技巧手法，想象等方式描写。如温任平擅长的屈原描写，即是充满写意的诗，他通过对屈原的种种想象，以及运用中国性意象勾勒出一幅屈原像。换句话说，写意为主的诗是以个人主观的思想为创作主线，运用各种技巧手法表现内在的心理刻画，并较具有审美倾向与美学效果。但作者并没有全然抛弃写实，诗歌中仍然具备某种程度的写实成分。以下将讨论《戴着帽子思想》中温任平个人主观意识浓厚的诗篇。

#### 第一节 与古人畅谈

要数不断被温任平招魂、在其创作中阴魂不散的古诗人，当推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温在《流放是一种伤》的后记首次提出自己的“屈原情意结”滥觞于〈水乡之外〉<sup>51</sup>，而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断断续续共写了约八首屈原诗<sup>52</sup>。有趣的是，他在撰写这些诗时，时间都趋近端午节，表面上“召唤屈原”成为他

<sup>51</sup>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美罗：天狼星出版社，1978），页162。

<sup>52</sup> 据谢川成在〈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一文中已整理出其七首诗：〈端午〉（1975）、〈再写端午〉（1976）、〈流放是一种伤〉（1978）、〈我们伫候在险滩〉（1978）、〈端午〉（1979）、〈一个渔夫的追悔〉（1981）、〈辛巳端午〉（2001），以及近年作品〈屈原二〇一五〉（2015）。见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诗歌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4年），页54。



惦记、缅怀屈原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他更是通过对屈原的缅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于其中，达到借物抒情的效果。温与诸位天狼星诗人起初“召唤”屈原的意义在于表现流放主题，透过描述屈原被流放的苦闷之情隐喻自身的流放之感。后在 1980 年代因马来西亚政治因素，屈原不再是天狼星诗人独有的流放者，而是成为广大诗人借以唤醒华族文化意识的主题。换句话说，温早期的屈原诗以流放为主题，后期逐渐加入唤醒传统文化意识的使命，不再以小我为目标，而是以大我贯彻诗歌。

收录在《戴着帽子思想》中的第一首屈原诗是〈一个渔夫的追悔〉，模型取自屈原《楚辞》中的〈渔夫〉。文中的对话主角即屈原与渔夫，温将自己嵌入渔夫的形象中，设想一段与屈原的相遇与错过。“你声调的异乎寻常，好似/有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告诉我<sup>53</sup>”隐喻屈原自尽前的异样，然而务实的渔夫当时关心的却是“江湖有没有鱼/午间会不会下雨<sup>54</sup>”等现实考量的问题，以致错失与屈原深入交谈的时机，暗示温对无法了解屈原自尽前的内心思想感到无奈。诗中首句的“雾”向读者暗示以下内容皆是如雾一般似真似假、若隐若现，也借喻屈原惨遭流放后的迷茫心境。温有条理的规划诗中的意与实，先是对屈原的想象描写，再以渔夫的现实忧虑作为回应，最后再把这段想象与现实接轨。“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只看见从上游飘过来的粽衣<sup>55</sup>”指出屈原死去后，为后世留下的精神文化。粽衣象征屈原精神内涵的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sup>56</sup>。谢川成对粽衣的深入剖析，更指出温任平对当今人们只知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文化传统，对此传统背后的精神意义全然不知的忧虑。同时，温欲以此唤起华族对这源

---

<sup>5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2。

<sup>5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2。

<sup>5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2。

<sup>56</sup>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诗歌研究》，页 60。

自河岸上游的传统文化追寻。诗中的意与实转换自然，对于“你”的身份仅在最后以“粽衣”二字揭晓，为诗歌增加神秘之感。

此外，除了〈辛巳端午〉、〈一个渔夫的追悔〉等题旨显露的屈原诗之外，另有〈溯源〉这一类与屈原文化源流有关的诗。〈溯源〉中提到的木屐意象可追溯至《流放是一种伤》中的〈端午〉：“河面漂浮着的一只木屐/清楚地告诉你/另一只已经忘记<sup>57</sup>”。温认为楚辞是现代诗传统的起源，因此他常将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比喻成河流上游（屈原）往下游（现今华族）传承的过程，如“只看见从上游飘过来的粽衣<sup>58</sup>”即是从古流传至今的端午节习俗。虽木屐的流传与忘记兴许与现代诗的传统有所联系，然而此非我所要论述的范围。

除了屈原时不时的在温任平的诗中客串外，他亦曾邀请陶渊明、梁启超等人到其诗中做客，一同讨论学问。与上一章注重写实的诗歌比起来，这些与古人谈学问的诗歌艺术审美效果较强。〈与陶潜论田园〉中运用“宁静致远”反衬世间的“汹涌”，田园的生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的意象“白鸟”、“松柯”更以比拟的手法处理，雾的离开是白鸟的功劳，松柯在风起时飒飒的声音成为它的歌唱。“木门常关而心扉常开/车马渐稀而天地愈宽<sup>59</sup>”，“木门”连接着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车马”表示在自然界活跃的人们。温将二者归于一类，表示与外部隔绝、减少与人接触的日子反而会使自己的心胸视野更加开阔，这亦是隐居的真谛。末句“你终仰卧成巍峨<sup>60</sup>”中的“终”带有死亡意味，借陶潜死后的文学成就寄托作者心中的未来希冀。其实，这首〈与陶潜论田园〉是温对陶渊明〈

---

<sup>57</sup>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3。

<sup>5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52。

<sup>5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1。

<sup>60</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1。

饮酒》的回应，“木门常关而心扉常开/车马渐稀而天地愈宽<sup>61</sup>”更是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sup>62</sup>”大径相同。

诗歌语言虽浅白明朗，却富有意蕴，写意之中处处隐藏着现实元素。以江、湖的性质暗喻世间的形态，白鸟、松柯与风等自然景物构成的大自然的优美，并以木门、车马、天地带出偏远地区的描绘。作者的心境在现实元素的铺排下循序渐进，以“白鸟在前面推开雾/松柯在风起时便唱歌<sup>63</sup>”的生动叙事一扫“寻不到归去的路<sup>64</sup>”的彷徨迷茫心境，转而豁然开朗，仿佛重新找回动力与目标的喜悦与自信。温任平在这组诗篇开始前已指出这一组与古人畅谈的诗，目的在于借古托意。诗中的写作手法更是多样化，有动作意象结合超现实的写作技巧，也引用出自佛祖与迦叶的一段典故，以及不断重复和相似的句法运用。

在《与阮籍谈思绪》中，温任平欲从阮籍的咏怀诗中得出一些生命体悟、人生思考与追求等启发。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叶子掉落的那一刹那借喻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便消失无踪的思绪。“一片金黄色的叶子/坠落，一闪即逝/隐没在字里行间<sup>65</sup>”正是温所说的动作意象结合超现实技巧，叶子的坠落使得诗歌具有生命力并节奏轻快。作者殚精竭虑在字海中找寻的叶子，最终虽然是不完整，但至少“找到叶瓣的扇形脉络<sup>66</sup>”，以此表示作者并非完全明白，却也有所收获。“下午”“月升”皆表示时间的推移，赋予诗歌流动性。同时暗示这片“叶子”是如何的难以寻找，温在最后透过“叶瓣的扇形脉络”加深寻找“叶子”的困难度。温任平将叶子比喻思绪，表达思绪虽然和叶子一般有错综复杂的脉络，但只要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思考，即使不能完全明白却也能有所体悟。

<sup>6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1。

<sup>62</sup>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234。

<sup>6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1。

<sup>6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1。

<sup>6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2。

<sup>6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72。

在〈与谭嗣同论冲决〉中，温以“网罗”象征大马华社受到的压制，尤其华社当时处在“人人都会喊危机<sup>67</sup>”的状态下。至于该如何冲决“网罗”，他也提出了方式：“众志成城/可以挽狂澜/可以去迷障/可以聚散沙成高塔/可以聚众流成黄河<sup>68</sup>”。温将“众志成城”拆分成四个独立字并且不断重复“可以”二字，不仅加强团结就是力量的观念，更显得气势凌人。其目的在于突出强调面对“网罗”的真实情况，“众志成城”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不同于“可以”的强烈性，温在〈与大刀王五谈刀艺〉中不断吟咏“你是用惯刀的”，呈现的是一种喃喃自语、埋怨的指责性。温任平与古人畅谈的语言并不深奥难懂，而使诗晦涩的原因在于每位古人背后的历史，若非对中国文学与思想有所涉猎，则不能轻易读懂诗中奥秘。但亦如温所言“有关诗的内容、思想，有心人品之自然有所体味<sup>69</sup>”，不同人对诗的解读必有所差异。

## 第二节 对时光的了悟与感叹

温任平除了常对外在生活环境有着观察与省思，对自身的思考也常透过诗歌表露：“年少的我常沉缅于幻想/中年的我更喜姿纵想象/二十岁以前不敢去爱/三十岁之后又爱得太荒唐<sup>70</sup>”，岁月的消逝成为温任平不得不重视的变化。

〈格律〉作于1980年代，即温任平年龄介于36至44岁间的时期，以回望的方式重新审视过去的个人史。不是对生命有所启发，而是对自身的经历有所感悟，以致“不知道这是不是成长/它需要的代价我无法偿还/午夜梦回常听到幽幽的叹

---

<sup>6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74。

<sup>6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74。

<sup>6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71。

<sup>70</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65。

息/每一声叹息都来自我底心脏<sup>71</sup>”。心脏跳动象征着生的希望，此刻却成为“我”对自身遭遇的无限叹息，也暗示着心中忧愁造成的一夜无眠。温任平运用许多诸如不敢去爱、无法偿还、叹息、负担、忧伤、失望、矛盾、荒诞等否定负面词语，为诗歌定下灰冷抑郁的基调，不仅让人想起“我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sup>72</sup>”。曾经的欢乐美好“十年演讲和歌唱、酒后的豪情和笑语”到头来“不外是镜花水月的虚幻<sup>73</sup>”。如他所言“经年的摸索只是孤身上路，不仅寂寞，也常常失落<sup>74</sup>”，故温任平在《流放是一种伤》刻画的寂寞歌者形象正是他自身的投影。诗中浓厚的个人情感，是温任平对过去岁月的告白，以此抒发自己悲喜交加的矛盾情感。虽然温以自身的经历为主线，目的在于宣泄，因此诗中对于是什么经历，什么事情只字未提，“十年演讲”大概是关于这首诗唯一的写实线索。

在人生旅途这条漫长的时光里，人们经历的事件、思想的变化都是一个非常繁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过程。很多名人或作家的个人传记中，都详细记载从出生至死亡的人生事件，重要的不重要的，越是详细精准越好。然而诗歌并不能如传记一般，诗歌是用最优雅的语言和尽可能短篇幅（相比散文、小说来说）的精准叙述：

童年那只海鸥在叫我

少年那艘纸船要载我

中年那座山峦压着我

老年那个急拐弯在前面不远

---

<sup>7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5。

<sup>72</sup>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3。

<sup>7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5。

<sup>74</sup> 温任平，《静中听雷》（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4），页 7。

## 等着我<sup>75</sup>

<阶段>全诗五行，四十二个字，浓缩式概括人生每一个阶段。温运用象征手法表现每一阶段的对应意象，反映个体真实生命的演变：童年—海鸥、少年—纸船、中年—山峦。海鸥象征着童年时期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少年时的一只只纸船承载着多少的梦想，而中年是受到现实、金钱、家庭等的压力最为明显的时候。此刻的“我”尚未到达老年，老年应该与什么意象搭配一起，“我”并不知道。“等着我<sup>76</sup>”暗示着人因年龄的增长向着人生新阶段迈进，“我”是主体，“老年”并不因任何原因有所变化，而是屹立不倒的等着“我”到来。实际上，温任平以缩影的方式表示时光飞逝，大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个人感慨。在描述生命历程、岁月逝去的诗歌中，背后都隐藏着写实的基础。他以写意的意象与写实的年龄相呼应，虽将童年至中年这段长远岁月非常简略的概括，隐去生命中许多美好事物；但也真实的反映了各年龄层心境上的变化。

基于以上论述，便可推测温任平将此时的自己置于正经历中年，并准备迈向老年的过渡阶段。伴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身体的变化也一一的显现，像是外观的变化、内在的病痛皆是无法躲避的。最先使温任平意识到衰老的象征大概是他的头发了。在<当然不是感喟>中，白发成为他与中年相遇的象征。“渐近中年/我听到白发茁长的声音/...../已届中年/我听到白发争先恐后的喧嚷/...../已过中年/白发反而各就各位出奇的安静<sup>77</sup>”，白发是老化的象征，尤其是在刻画描述老人的外形时，避免不了这类“花白、苍老、苍白、白发苍苍”等的形容字眼。温不以肉眼看而是透过听觉感受白发的生长过程，倘若他以视觉

---

<sup>7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5。

<sup>7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45。

<sup>7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84。

观察白发的变化，那就少了一丝玩味；以“听”一反常态的生动描述赋予白发鲜明的生命力。不仅如此，诗中的“渐近、已届、已过”皆暗示着时间的流动性，象征生命是一个从未（不能）停止的过程。温任平以如此细腻的笔法描写时间与白发的变化，为的是凸显其心境上的变化，即对理想的坚持如“夸父逐日，地久天长<sup>78</sup>”的豪情壮语转向“只要人类停止互打耳光/人间岂非即是天上？<sup>79</sup>”的世界和平心愿。温任平一改常人面对白发或迈入中年时的沮丧心态，反而以正面乐观发掘心境上的变化。诗中对前后中年感触庞大睿智，温柔敦厚，一洗过往铿锵之声，令人喜悦<sup>80</sup>。

与〈阶段〉同一年的创作——〈残景〉便是温任平对暮年生活的一种想象。不似〈当然不是感喟〉中明朗快乐的气氛，〈残景〉一诗中透着满满的孤单寂寞，甚至凄凉、凄惨。安享晚年、儿孙满堂是人们对于老年的一个美好构想，可诗中老人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燃着旱烟筒<sup>81</sup>”看着落叶凋落。尽管子孙多到他记不得名字，但此刻陪伴身侧的只有“树木、稻香和花朵<sup>82</sup>”，由此可大意推测老人居住在乡村环境。温任平精心刻画这么一个荒凉凄静的老人，其实是要与上节产生对比反讽。

本来在田畦上赤足步行的后来踩脚车去了，本来踩脚车的后来坐摩多单车去了，本来坐摩多单车的后来坐汽车去了，本来坐汽车的后来坐飞机去了。<sup>83</sup>

---

<sup>7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84。

<sup>79</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84。

<sup>80</sup> 张错，〈一种诗学结构〉，温任平著《戴着帽子思想》（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页 7。

<sup>8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7。

<sup>82</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7。

<sup>83</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7。

这段说明式小节反映时间的变化以及科技的进步的现实情况。时间的流动我们无法阻止，但科技的发展却是人为的因素。温不得不承认，科技的进步的确是为人们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却也同时带来“他们——都走了<sup>84</sup>”的反效果。“走了”与“陪伴”形成强烈的对比性，即是温的写意之处，表示科技发达并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往往也使人们忽略了亲情陪伴的重要性。他在第一节描述得有多欣欣向荣，第二节的描述就有多凄惨荒凉，让人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愈来愈佝偻的身影<sup>85</sup>”的悲哀并为之心生不忍的触动。

分析、评论诗歌皆是具有个人主观意识的行为，我们不仅在诗中感受到一个老人的孤苦寂寞，也感受到温任平“在这个没有听众的年代<sup>86</sup>”的寂寞感。他甚至因为这样的寂寞、失落，辍笔五年光阴，重回诗坛时便发出“多么希望自己是那枚充满能量的水晶柱/频率强大，同时发光和发亮<sup>87</sup>”的写作目标。然而时代变迁，文坛不断注入新血固然是好事，却也让温任平产生未遇伯乐的忧伤，最终他只能以“受到赞誉就够了/一只鸟/不一定要懂得飞<sup>88</sup>”自我安慰。两首诗的创作虽相隔一年，足以见得他在心态上积极的转变以及对现实无奈的正面接纳。

---

<sup>84</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7。

<sup>85</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35。

<sup>86</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28。

<sup>87</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86。

<sup>88</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90。



## 第四章 结语

本文通过写实兼写意、写意兼写实二者的概念讨论温任平的诗集《戴着帽子思想》时，可发现他以“文学固然应该写实<sup>89</sup>”的创作理念结合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实际上已是有意识将实、意二者并容于文本。学术界中以写实兼写意讨论文学作品的论述不多，因而鲜少有人发现温任平诗中具有实、意并立的特点。针对写实兼写意的概念梳理，基本上是以陈鹏翔、张光达二人的观点为基础，将诗人对外在环境、事件的描述归入写实层面，将意象、修辞手法、主旨、中心思想等纳入写意范畴。而写意兼写实的概念主要是将倾向作者个人主观世界，或想象的空间较大的诗作，同时不脱离现实实体。像是与古人论诗，全是作者的一个幻想，但陶渊明、田园诗是现实的；或者像年龄、岁月是个人主观的感受，但体现年龄的是现实中的人。

不仅如此，在将温任平的诗作分门别类的同时，也已经体现出其创作题材的多样性，从外在环境到内在思想皆有所涉及。诗人活在世上，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生活及生命与社会现实、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sup>90</sup>。因此，诗人的创作灵感、养分皆是来自生命和日常生活的体验。尤其温任平身为文化评论家，现实中的诸多现象成为他批判思考的对象，如批判都市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以及挖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心态。

除了屈原是温任平诗中的固定“嘉宾”外，文中提到的陶潜、阮籍、王大刀等人皆是初次出现，将他们作为诗歌题材自有其个人理想。但无可否认他们皆是精心挑选之人，与温任平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有某种关联的。他更是使用多种

---

<sup>89</sup> 温任平，〈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天狼星诗选》（一九七九年出版）序文〉，页 314-315。

<sup>90</sup> 谢川成，《现代诗心情》，页 114。

的写作手法，可见他精心经营着这些靠想象与个人思想感情创作的诗歌。可惜的是诗歌内涵大大的限制了诗歌的读者群，即受过高水平文化教育、或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厚基础与背景的读者，才能读懂诗歌托古寄情的意义，以此产生意的体会与美的欣赏。

此外，岁月给温任平带来外表的变化，亦对其思想心境产生影响，如诗集的首篇〈雪融〉表示对人生乐观的希望，到后来的〈如果我突然离去〉趋向对死亡的想象。岁月流逝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于前半辈子的往事追忆，亦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向死亡靠近，对死亡也有所想象抑或是恐惧。由此看来，岁月关乎的是温任平个人的心灵世界，对岁月的叙述即是对人生写意的表达。

评论者一般习惯将温任平与现代主义画上等号，并且重视他的身份，忽略其诗歌的创作。温任平这部《戴着帽子思想》按年份共划分三个阶段，即1980年、1990年、2000至2002年，各阶段诗歌数量的多寡差异，也影响着论述对象的选用，像是第二阶段取用的例子较少、第三阶段的例子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阶段的诗歌已显现写实与写意并立的姿态，并且在2000至2002年达到顶峰，对现实的反映更是直接浅白。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诗作，时代感非常强烈，对于周遭环境的观察更加细致。纵观全诗，温任平为读者带来题材多样化、语言明朗的作品。身为作者的他，在经历过低潮后更是力求突破，创作产量也非常丰富，《戴着帽子思想》中2000年至2002的创作便是最好的证明。从写实、写意的角度探析他的诗歌，不仅发现他创诗时除了追求技巧运用与实验精神，也赋予诗歌时代感，如“艾略特说/诗人要继续写诗/不能没有/历史感<sup>91</sup>”。

---

<sup>91</sup>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73。

## 引用书目

### 一、古籍

1. [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二、专书

1. 陈大为，《亚细亚的象形诗维》，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
2. 陈大为，《亚洲阅读：都市文学与文化（1950-2004）》，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4。
3.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美罗：天狼星出版社，1978。
4.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吉隆坡：大将出版社，1999。
5. 温任平，《静中听雷》，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4。
6.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
7. 谢川成，《现代诗心情》，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00。
8.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诗歌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4。
9. 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9。

### 三、专章

1. 陈鹏翔，〈写实兼写意——马新留台华文作家初论〉，《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陈鹏翔》，页 115-166。桃源：元智大学中文系，2019。

2. 黄丽丽、骆世俊，〈第十一讲：空间诗学——地方（志）书写与都市文学〉，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197-211。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3. 李瑞腾，〈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温任平著，《戴着帽子思想》，页 9-35。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
4. 李树枝，〈从中国的余光中到马来西亚“本地的余光中”——余光中的文学观点与评论对温任平之影响研究〉，王晓初、朱文斌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八辑》，页 207-220。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5. 温任平，〈艺术操守与文化理想——《天狼星诗选》（一九七九年出版）序文〉，《众星喧哗——天狼星诗作精选》，页 314-334。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4。
6. 张错，〈一种诗学结构〉，温任平著，《戴着帽子思想》，页 3-8。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7。
7. 张光达，〈天狼星诗社与 70 年代现代诗学〉，《2015 年马华文学研究和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天狼星诗社与现代主义》，未出版论文集，页 48-59。
8. 曾维龙，〈第七讲：政治抒情——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游走〉，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105-120。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